

李旭雨 著

# 厚土·淨土

李旭雨中長篇小說選

王維  
題

綫裝書局

# 厚土·淨土

李旭雨中長篇小說選

王綏吉  題

李旭雨 著

綫裝書局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厚土·净土：李旭雨中长篇小说选 / 李旭雨著. —  
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12.5

ISBN 978-7-5120-0558-7

I. ①厚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②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3135 号

## 厚土·净土：李旭雨中长篇小说选

---

著 者：李旭雨

责任编辑：杜 语 孙嘉镇

排版设计：博克思文化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 址：北京鼓楼西大街 41 号 (100009)

电 话：010-64045283 64041012

网 址：[www.xzhbc.com](http://www.xzhbc.com)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80mm × 1230mm 1/32

印 张：12

字 数：360 千字

版 次：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册 数：1-3000 册

---

定 价：38.00 元

旭日宇农民，  
笔端有真情，  
通篇有魅力，  
自然亲切，  
深厚浓郁，  
令人回味。

辛卯夏王蒙



旭雨来自乡土，不忘乡土。他的作品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，情真意切，感人至深，是近年来罕见的为农民歌、为农民呼的有良知的“乡土文学”。

刘心武  
2011.5.2

---

刘心武：当代著名作家，茅盾文学奖获得者，原《人民文学》主编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[www.ertongbook.com](http://www.ertongbook.com)

## 序一 厚德而至善

李静宜<sup>①</sup>

李旭雨先生写的作品，总能使人想起了那句老话：文如其人。所谓的心画心声。虽然文章千古事，著文者也是可以有饰伪的，但本性在此在彼总会流露出来。还是如汉辞赋家所言：言，心声也；书，心画也。声画形，君子小人见矣。

所以这么说，大约是在与李旭雨先生在杂志社屈指可数的见面，在与之稿件往来的极少接触中，总能感受到其为人的纯厚和内心的安宁。做人做事的力，是加诸于自身的，修心、修学、修技艺。其君子之德，也自然见诸于其作品。

比如，拿李旭雨先生写的中篇小说《净土》来看。《净土》所写的故事主要以高校教学评估事件为背景。恰如红尘万丈，物欲横流，大学无例外地也会受之影响。高校教学评估这种也许基于良好愿望的事情，却被无处不在的经济杠杆在起着作用，从各个层面都由利益的关系被进行着荒诞的扭曲。由高校评估事件而展现了各色人心理，及引发了高校发展存在的诸多困惑和问题，之中却又始终有一支潜流在涌动，那就是有安松那样的知识分子，仍然秉持理想主义品格，高尚、正直，淡泊名利，与世无争，本分地把教职工作做到最好，真正使学生受益。

回溯李旭雨先生更早的小说，也无不表现着人物这样的品格和传达着他对做人的这样的基本理念。像中篇小说《再婚》，写一个知识女性与工程师离异，而为一市之长再婚。小说十分深刻透彻地辨析出人物再婚后的诸种心理：由原来家中的“皇上”，沦为新家的“臣民”；由被疼爱被服务，变为要邀疼爱 and 要去为人服务；由一家三口围着小餐桌热

---

<sup>①</sup> 李静宜：大型文学期刊《莽原》执行主编，河南省政协常委

乎的用餐,到一个人孤独地被应酬缠身的丈夫撇下守冷灶……实际上,上帝是公平的,得失永远相伴。李旭雨先生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地给了你一个踏实做人的理由:拥着温馨小餐桌的幸福感并不亚于吃风光的宾馆里的餐宴。

尤其,李旭雨先生在中篇小说处女作《富翁》中,更是塑造了一群可敬可爱的精神富有的知识分子形象。上世纪八十年代末,在经济大潮第一波强有力地冲击下,个体户风起云涌,公职人员试水下海,“脑体倒挂”现象初始显露。小说中系主任老教授早餐由于夫妻相互推让而伙吃一个荷包蛋;中年教师省吃俭用也买不起一台彩电;青年教师婚后多年因分不上房子而不敢要孩子……诸多的生存烦恼,并没改变他们用心用力地工作。一如一个青年教师对自己的调侃,一边骂自己犯贱,一边还依然想着第二天的课,夜半起来打开了讲义备课。因他们都还良知不泯,持有着精神的信念。

如果读了李旭雨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往事》,对其思想理念和塑造的小说人物品格,就会有更深的理解。比如,《往事》对主人公长达三十年的童年和青年生活的回叙中,由于在那个特殊年代,因家庭出身问题,一次次被排斥在受教育边缘,小说主人公却并没过多的抱怨,而是在忧虑中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心态。善良、隐忍,从最坏处想,一直寻求生存的本领:练过画画,学过吹笛作曲,学过安装收音机,学过医,扒火车梦想建设新疆。一个个愿望破灭,又从一个梦想做起。最后把写作诗歌当作人生出路的追求。命运终于向他开启了一扇门。

如果说《往事》带有自传体的色彩,其创作生涯中很重要的一部作品《厚土》,则带有家族史的特质。追溯一个人上几代人的命运,对体察一个人心性和禀赋的由来,会找到更多的佐证和解释。小说中的老爷、我爷和父亲,一脉相承地都宽忍、善良、讲诚信。当然,《厚土》的主旨和内容要比此丰富和复杂得多。但是当将书完整地读下来,就会发现一个个孤立篇什的气韵,形成了完整气象:德厚而得以至静、至净、至善。

李旭雨先生是在大学教书之余从事小说写作的,其创作的作品多属有分量的厚重之作。其叙述的文字质朴、细腻、委婉、有趣。之中蕴涵着的大善,盖过了历史给予命运或生活不公的压抑和躁气。在浮躁的当下,李旭雨先生的创作尤其显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。读这些作品,使你在思索之时,会身心愉悦地获取人生的真谛。

## 序二

赵士林<sup>①</sup>

旭雨出版小说集，嘱我作序，真的令我颇费踌躇，因为我实在没有资格做这个序。我和旭雨虽然是大学中文系（吉大中文系78级）的同学，但是我从读硕士研究生开始，就进了哲学系，告别了文学。毫无文学天份更无文学成就的我，哪里有资格给旭雨的小说集作序？不过看了旭雨的小说，实在太感动，又忍不住要说几句。因此还是冒昧地做了这个序。

旭雨这部小说集中所选的作品，大多都是在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上发表过的。中篇小说《厚土》，《遥祭》和长篇小说《往事》，是反映农村和农民生活的。旭雨对农民命运的深沉关注吸引了我。数千年来，中国农民一直生活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。一次次农民革命并没有改变农民的命运，不过就是换了一茬茬欺负农民的主子。农民以最艰辛的劳作承载着社会最基本的需求，同时却承受着社会最无理的歧视、最野蛮的侮辱、最贪婪的盘剥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，种种和农民似乎毫无干系的决策、运动、潮流都莫名其妙地决定着他们的命运、都不由分说地支配着他们的生活。他们似乎永远只能是社会最被动的一群。旭雨的小说笔触所及，是农民的贫困，农民的悲酸，农民的被凌辱而无告，农民的悄无声息地葬送年华，……只有对农民充满真诚同情的作家，和农民血肉相连的作家，才写得出这样的作品。旭雨来自河南农村，他的作品，简直就是他自己的生命铸成，农民的悲苦命运在他的笔下化成了一

---

<sup>①</sup> 赵士林，著名学者。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文系，北京大学哲学系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，1988年获博士学位。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特邀研究员，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问学者。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个个鲜活的人物，令人难忘。这和某些作家大写“希望的田野”，大唱田园牧歌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旭雨从读书开始，一直是个很低调的人，他的身上体现了从乡土中走出的知识分子特有的朴实无华，但又充满睿智。尽管毕业后天各一方，极少有机会见面。但就在仅有的几次相聚中，我总能强烈地感觉到旭雨真的有思想，有见解，还特别有一种知识分子最可贵的批判精神。这种精神同样在他的小说中获得了深刻的体现。

读旭雨的小说，你才知道中国不光有希望的田野，更有悲歌的大地；不光有旖旎的田园风光，更有惊心的满目疮痍；不光有社会主义新农村，更有大大小小的封建土皇帝。读旭雨的小说，你才懂得什么是中国农民？才懂得什么是他们的生活、命运、希冀，……

旭雨小说集里的作品，还有一部分是写知识分子的。作为一个在大学任教近三十年的教师，他写的中篇小说《富翁》和《净土》，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新时期的大学生活和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。在红尘滚滚，物欲横滚，连大学这片净土也难免被污染的社会环境下，却有一些知识分子淡泊名利，仍然坚守着这一片净土，表现出他们的正直和良知，也表现了作者对人世间假丑恶的憎恶，对真善美的呼唤和向往。

2011.6.7 于北京魏公村



# 目 录

---

## CONTENTS

序一 厚德而至善(李静宜) / 001

序二 (赵士林) / 003

厚土(中篇小说) / 001

遥祭(中篇小说) / 059

再婚(中篇小说) / 101

富翁(中篇小说) / 138

净土(中篇小说) / 184

往事(长篇小说) / 229

附:

远去的故园(组诗) / 363

一个乡村少年成长的史诗

——评李旭雨的长篇小说《往事》(姚国军) / 367

后记 / 372

## 厚 土

老家的二哥打来电话,说县志办公室的人找他,了解我们家族的情况,打算给我们家族写一本书。我一听就觉得可笑。过去,我们家族既没有出过值得树碑立传的开国元勋,也没有出过有统战价值的反派名人;如今,既没有出过明星大腕儿,也没有出过亿万富豪,有什么资格写进历史呢?如果硬要写,也只能把某些人强行拔高,或强行贬抑。我知道,有些人甘愿为别人代笔出书,只不过想挣点钱或出点所谓的成果而已。我便对二哥说:“现在出书得给作者稿费,得到出版社买书号,还得付制版印刷费,如果再加上审稿费,采访费,各种各样的招待费,出一本书你知道得花多少万吗?这钱谁出呀?”

二哥不做声了。但这事却引发了我对我们家族人和事的一些回忆。说实话,我们家族的人物,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,大多是普通人物,甚至是小人物。在他们身上,有着太多复杂的历史的阶级的文化的性格的积淀,很难用革命或反动,进步或落后,好人或坏人来概括。我突然觉得,如果把他们写进小说,说不定比写进史书,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人物和历史的本质。

## 一

在广袤的豫东平原上,有一个叫睢州的古城。在城北三十里处,傍着一条向东南蜿蜒流淌的沙河,有一个叫吕庄的村子。这里就是曾经印满我足迹的故乡。

我们吕庄的吕姓人,几百年前就断了家谱。由于没有家谱可查,我对老吕家的了解,最远也只是我老爷那辈儿以后的事,而且大多没有亲

厚  
土



历过，只是听说，也许会有猜测的成分。

一百年前的一个黎明，鸡刚叫过两遍，东方的启明星还熠熠闪亮，地平线上刚泛起一缕淡淡的晨曦，老爷就开始起床了。老奶奶心疼地说：“天天都起这么早啊？”

“唉！”老爷叹了一口气，一边摸索着找衣服，一边说，“这时地里庄稼都熟了，小偷小摸多，不多操点心，抛撒不起啊。”

“你可小心点，真要碰见偷庄稼的，千万别太较真儿。”

“我知道。再说偷人家到底是不地道的事，他们也心虚着哩。”

老爷穿好衣服，从门后头掂了一根白腊杆子，出门叫了声“大黑”，那只看家狗便机灵地从狗窝里窜出来，跟在老爷身后。他们出了头门，把门反闩上，便向村外走去。

地里的早秋已经收割完毕，只剩下红薯豆子一类的晚秋。秋风瑟瑟吹来，寒意透过夹袄，老爷不禁打了一个冷颤。庄稼棵或草叶上的白露，打湿了老爷的半截裤腿。他顾不了这些，只要庄稼成熟的季节，老爷几乎天天都在地里转悠，特别是天黑以后和天亮以前的时刻。

乡下穷人多，他们被生活所迫，有时就来到田头地脑，瞅准周围没人，赶紧掰几棒玉米，扒几块红薯，藏到草篮子底下。偷庄稼的人，大多是到富人的地里偷。穷人的庄稼本来就少，他们一般不忍心偷穷人的。再说穷人的那点庄稼都是养家糊口，甚至是救命的，真被人家逮着，人家会跟你拼命的。偷富人的就好一点，对富人来说，被偷只是被拔点毛，不是被割肉。要是发现了，一般都是喊几声，把小偷撵走，也就完了。正如老话说的：地头地脑不算贼。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，谁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。真要弄出仇来，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

老爷虽然不是富户大家，更比不上黄岗集的四大财主，但在我们吕庄，还算比较富裕。老爷是独子，从祖上那里，他继承了一顷地。地虽然有点薄，但除了吃喝花销，年年还能有点结余。又因为老爷是独子，势单力孤，这多少也使他性格有点儿软弱。那些小偷小摸，就好到他地里去偷，即使被发现了，老爷也能留点儿情面。

天渐渐有点发白。老爷转了几块地，地里都空荡荡的。当他走到最远的那块红薯地时，朦胧中看到地头有个人影晃动。老爷知道，又有人偷红薯了。老爷又心疼又气愤，恨不能一步上前把那贼生擒活拿了。

可他还是强压怒火，心想，能饶人时且饶人，把那贼吓跑算了。于是老爷就放开嗓子，唱起几句戏来：“西门外放罢了三声炮，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……”

老爷实际上是暗示小偷，有人来了，人家给你面子，你知趣点儿，赶快跑吧。谁知那小偷听到老爷的声音，不仅没有跑，反而蹲在那儿，勾着头，一动也不动了。

出现这种情况是老爷始料不及的，真是给脸不要脸，当小偷还当得硬气了？一时老爷血往头上涌，恶从胆边生，大步向前冲了过去，大黑也汪汪汪地叫起来。在离那人不远处，老爷扎下马步，握紧白腊杆子，厉声断喝：“谁？要啥横？有种的横到底！”

“富斗兄弟，是我。”

富斗是老爷的小名。老爷虽然还没看清那人，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堂哥箩头，老爷的愤怒只好变成了不满和无奈：“唉，我说咋就撵不跑呢？又是你呀！”

“富斗兄弟，要不是俺家又断顿儿了，你几个侄儿都饿得叽哇哇在家等着，谁想干这事儿呀？”

“唉，碰上你这号人，真叫我没法子。”

“富斗兄弟，看在咱一个爷的分上，你就松松手，从指头缝里漏出点儿吧。算是借的也中，我啥时候也忘不了兄弟的恩德。”

老爷半是不满半是讥讽地说：“啥借不借的？谁还指望你还呀？谁家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的，我也不容易。救急不救穷，总这样也不是常事儿，以后你总得想点法子呀！”

箩头难为情地说：“人有脸，树有皮，谁愿意当穷人？可我有啥法儿？黄岗集黄天龙是大户，我想去他那儿租块地种，扛个年作也中。可黄岗集穷人那么多，哪能轮到俺呀！”

“好了，啥也别说了，赶快回家，给孩子把红薯煮上吧。”老爷说着，走到箩头跟前仔细一看，篮子里的红薯还没有装多少，就夺过箩头手里的铁叉，又刨了几棵，把篮子装满。见箩头呆呆地站着，又撂出一句，“还等啥呀？嫌少呀？”

“不少，不少。”箩头说着，急忙背上篮子走了。

天渐渐亮起来，老爷看着箩头的背影，轻轻叹了一声。



箩头的爹跟老爷的爹是亲兄弟，两人分家时，各分了一顷地，日子都算不错。可是箩头的爹人丁太兴旺，一共生了五个儿子。虽然五个儿子长得五大三粗，人称五虎将，可五兄弟分家时，一人只分到二十亩地。这样就只够吃喝，不够花销了。特别是箩头家，箩头媳妇得过一场大病，箩头倾家荡产给媳妇看病，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穷光蛋。乡下人认多子多福的老理儿，明明知道人多了能吃穷，还是宁愿多子受穷，不愿人少孤独，更怕绝后。人由富变穷容易，生一场病，分一回家，遭一次绑，或吸上大烟，都能变穷。可穷后要想变富，除非绊倒拾个金元宝，简直比上天还难。

其实，老爷也差一点没变成穷光蛋。几年前，老爷遭过一次绑，那个绑匪竟是老爷的一个表亲。然而绑匪六亲不认，还是要勒索一顷地的赎金。老爷冒着被撕票的危险，在绑匪的地窖里，他把胳膊肘儿磨得血糊淋淋，终于磨断勒进肉里的绳子，逃了出来，硬是保住了一顷地的家产。

日头渐渐升高，放眼地里，能看到零零星星干早活的人。通往北边黄岗集的路上，有稀稀拉拉赶集回来的人。乡下人走路无聊，喜欢放开嗓子唱几句路戏，有的一唱就唱几里地，再远的路也不嫌远了。这时有一个人就突然唱起“我正在城头观山景，忽听得城外闹纷纷……”那嗓音粗犷豪放，韵味悠长，引得老爷和地里很多干活的人都驻足听起来。

老爷回到家，老奶奶已经做好早饭。老爷家的饭在庄里是最好的。一收下早秋，穷人就断了白面，吃的全是杂面窝头。可老爷家吃的，至少掺了一半白面。老爷放下白腊杆子，洗了一把脸，老奶奶就催着说：“趁热快吃吧，先喝口米汤暖暖。”

老爷坐在饭桌前，他嫌背后的大辫子碍事儿，就三下两下挽到头上。这样一挽，老爷显得更利索英俊了。老爷的英俊在庄里是有名的。我们这儿的男人，罗锅儿很多。穷人的孩子十几岁就干重活，扛二斗半的粮食桩子，早早就把脊梁骨压弯了。老爷不用那么早就干重活，个子便长得又高又直。老奶奶不仅喜欢老爷的英俊，更佩服老爷的能力。有时老爷不知为什么心情不顺，朝老奶奶发个脾气，老奶奶总是一笑就忍了过去，叫老爷的脾气再也发不出来。

老爷一边吃着饭，一边说：“他娘，你猜今儿个我逮住谁了？”

“谁呀？”

“咱笋头哥。他到咱红薯地里刨红薯去了。”

“又是他呀？你没把他怎么着吧？”

“嘿，我能把他怎么着？看着他那样子，倒真有点替他发愁。”

老奶奶说：“这穷和富的，谁也替不了谁。再说他也不是咱亲哥，就是亲哥，老话讲也得亲兄弟明算账呀。”

“这倒是。”老爷沉思了一下，又说，“看见他，我在想，多少年后，咱的儿孙会不会也混到他这个地步。”

“不会吧？”老奶奶怀疑地说。

“咋不会？你看咱大爷跟咱爹，原来不是都一样？可只过了一辈儿，他们就穷了。咱家的孩子早晚也得分家，就咱这顷把地，还够他们分的？”

“那咋办呀？咱又不是黄岗的黄天龙，挂了千顷牌儿，分多少辈儿家也分不穷。”

“趁咱多少有点底儿，得赶快挣扒点儿。咱不打算撵上黄家，起码咱活着时不能看着孩子变穷啊！”

“你要真有这志气能耐，那我嫁你也算嫁值了。”老奶奶喜滋滋地说。

老爷得到夸奖，也喜滋滋地说：“你就等着瞧吧。”

快到中午的时候，一阵风吹进老爷的堂屋，老爷耸了耸鼻子，突然说：“呃，提子来了！”

老奶奶便问：“你咋知道他来了？”

“你闻闻，我都闻到香味儿了。”

提子是老奶奶的娘家侄儿，不一会儿，提子果真掂了一罐香油来了。老爷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说嘛，老远我都闻到香味儿了！”

老奶奶的娘家是开油坊的，住在北边三十多里黄河故道的故道湾。他家的香油号称十里香，方圆十里的人家，都吃他们的香油。只是那儿人口稀少，吃油也少，油坊的规模始终不大。他们尽管过得还算殷实，可始终算不上大户人家。

这些年来，老爷家吃的香油，都是提子每隔几个月就送来一罐。老爷一直赞叹岳父家的油香，却不知为什么那么香。过去，有个半仙儿曾



给老爷说过,光从你那一顷地里刨不了多少食儿,要想富,得另开路。老爷便想:自己是不是也能开个大油坊呢?他早就知道卖香油的赚头,那赚头世世代代是铁定的,二斤半芝麻换一斤香油。一斤油除了赚一斤多油渣子,还能赚二三两油。赚头虽说不大,但能反复周转,一年三百六十天,天天有活儿干。不像种地,一年就干那几个月,其余时间没事儿就得闲着。老爷算过,用十块银元买地种庄稼,种十年也捞不回本儿。可花十个银元开油坊,一年就能赚回本儿。老爷是个会算账的人,开油坊太合算了,只要油好,不愁打不响牌子。

老爷便对提子说:“提子,过来,我有个事儿问问你。”

“姑夫,啥事儿?”

“你们家的香油为啥这么香?”

提子一听夸他们的香油,咧开嘴笑了,说:“我们磨油有窍门儿呀!”

“啥窍门儿?能跟姑夫说吗?”

“那有啥不能说?听了也没用,得实际干才能学会。关键是炒芝麻的火候。”

“炒到啥火候才最好?”

“炒八分太老,炒七分又太嫩,多把火少把火都不中。卖油不能贪利,有人为了多出半两油,芝麻炒得嫩一点,磨出的油就没那么香了。”

“哦,原来这样。那你现在能掌握住火候吗?”

提子自信地说:“俺爹早就把炒芝麻的活儿交给我了。”

“就是说,你爹不在跟前,你也能磨出这么好的香油了?”

“这没啥含糊。”

老爷沉思一下,心里已经有了主意。他决定开个大油坊,把油坊开到睢州。那里人多,光睢州东关那条十里长街,说不定就有一两万人,抵上几十个村庄。老爷兴奋起来,他又看看提子,笑着问:“提子,你去过睢州没有?”

“没有,睢州离俺那儿更远。”

“想不想到睢州看看?”

“想呀!姑夫,啥时你带我去玩玩儿吧。”

“那不难。提子,有人给你提媒了吗?”

提子不好意思地脸红了，说：“还没有。”

“想不想到睢州找个媳妇？”

提子只是羞涩地笑笑，没吭声。

“别不好意思，姑夫不是逗你玩儿。姑夫想到睢州开油坊，让你扛大梁，怎么样？”

提子高兴极了，特别是到城里找媳妇太诱人了。乡下人腿短，除了走十里八里赶集赶会，很少有人到过睢州。别说在那儿常住，就是去一趟，开一下眼，也是一个梦想。

“提子，跟姑夫好好干，姑夫不会亏待你。我要叫你们故道湾的香油，香到睢州去。”

老奶奶在一边听着，疑虑地问：“他爹，你真要干呀？”

“咋啦？怕我干不成？我不仅要干，还能干好，你信不信？”

老奶奶眉梢上挂着笑，信服地说，“你要做的事，我哪有不信的呢？”

## 二

两个月后，在睢州东关最繁华的地段，一座气派的门面房檐下赫然挂上一个金字招牌，上写“吕家油坊”。在一串震耳的鞭炮声中，老爷的油坊隆重开业了。

老爷上下打扮一新，在人群中忙来忙去。别看老爷是乡下人，没念过几年书，也没有家产万贯，可礼帽一戴，马褂一穿，一根粗黑的辫子在背后悠来晃去，俨然一个绅士。那气质，那派头，一点儿不比城里人差。

门面房的后边，有一个院子，那里是磨油坊。提子成了总领工的，专门负责香油的质量。过去他在老家磨油时，只有一口炒芝麻的大锅，他得亲自操家伙炒芝麻。现在一溜垒了几口炒芝麻的大锅，每口锅前都配一个人。他只要时刻监督着，一丝不苟地把握着火候就行了。他叫谁大火谁就大火，叫谁小火谁就小火，叫谁停火谁就停火。芝麻磨成麻酱后，要往麻酱里兑水，充分搅拌后，再轻轻晃悠盛麻酱的锅沿儿，一会儿，油就慢慢从酱中析出来了。为了保证油的质量，提子总要亲自兑水，不敢有丝毫马虎。一锅麻酱该出二十斤油，他决不让多出一两。

当第一锅香油出锅时，一缕浓香飘散开来，飘满整个睢州城。油坊

厚  
土